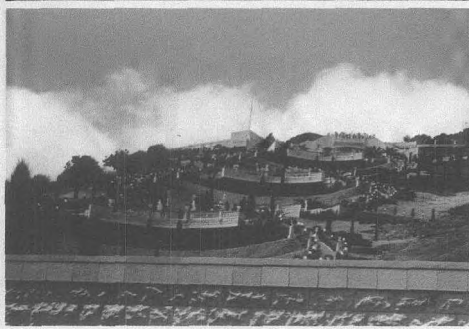


以色列散记



文·摄影/谢光

如果你用英文说 America, 相信大多数人会知道这是指美国, 尽管它有美洲的意思; 如果你用英文说 Israel, 那么大多数人会不解地看着你, 如果你用中文说以色列, 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哦, 以色列啊! 那很乱吧! ”。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想象中的以色列, 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在电视、报刊以及网络中几乎天天都有以色列、巴勒斯坦, 陌生是因为其

他方面的报道相对很少, 或许这就是首因效应吧。

不久前我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我想把我在以色列期间的一些见闻记录在此, 和大家一起分享。

以色列现有 600 万人左右, 80% 的犹太人, 20% 的非犹太人; 年人均国民总产值超过 17, 000 美元, 这使它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以色列尽管缺乏基础原

料, 但它凭借高素质的劳动力, 把工业开发重点放在高增值制品上, 并以科学创造性和技术革新为其发展基础, 在医疗电子设备、农业科技、电信、精制化学制品、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食品加工和太阳能等领域均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此外, 以色列的钻石切割和抛光工艺为世界之最, 据说世界每年的钻石贸易额中以色列占了 70%。在访问位于耶路撒冷的世界钻石中

心时,让我这个对钻石没什么感觉的人感叹了一阵。

谢先生没入境

都说以色列安检如何严密,对于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以色列的我来说还是轻车熟路的,因此很快就通过了海关。当我正与朋友聊天时,接机的旅行社职员慌张走过来问我们的领队:“谢先生在哪?他没入境?”,领队小姐用流利的希伯莱指着我说:“不,不,他就是”。不过我还是重新来到入境检查口,核实了身份。一场无关痛痒的虚惊就这样结束了。从这件事情看出中国人还是很受以色列欢迎的,因此入境检查多少有点应付差使。近几年来中国的商务考察团日益增多,不仅促进了中以经济的发展与交流,也为以色列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我与老丹的情谊

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的忘年交——丹尼,他自称是老丹,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了近两年。老丹已经50多岁了,特地驱车近200公里从南部到特拉维夫看我。老丹的家离埃及4公里左右,两层的乡间别墅,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楼上七个卧室,太太哈瓦是很友善很贤惠的本土犹太人,对老丹生活的照顾无微不至,以至现在的老丹仍然不会做饭,出门就像个孩子,我们亲切称他为“DANEY BOY”。用他自己的

话说“我们家8口人:哈瓦、三个女儿和三只狗,其中一只白色的”京巴狗”。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面半径足有70厘米的中国大折扇,还有各种中国陶瓷制品,可见老丹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我们互赠了礼物,坐在台阶上共叙旧事,等着大巴。看着不善言辞的老丹欣喜的面庞,浓密的胡子,眼神流露出慈祥的目光,我回想起一起工作时,我们经常为一些小事吵得脸红脖子粗,为不同的观点各不相让,这虽不影响我们的友谊,但也着实让他气愤数次。接我们的车来了,当我想就此与他告别时,他突然坚持要送我去酒店,这时已是当地午夜12点了,我也想多和他聊聊,就上了老丹的车随着大巴驶出机场前往几十公里外的特拉维夫。

后来在我回国在机场等飞机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一个犹太人驱邪的小饰物在眼前晃来晃去。“丹尼”我脱口而出,“这是哈瓦送你的,她父亲从海法市来看我们,因此她不能来机场送你。”就这样,一个以色列的老头和一个中国小伙子流下眼泪,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心中一阵暖意……



犹太人少年的成人仪式

由于巴以局势的日益紧张,很多位于巴控区的城市如著名的伯利恒暂时不能前往观光了。但耶路撒冷一定要去。耶城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它分为东边阿拉伯人居住的老城—东耶路撒冷和犹太人居住的新城—西耶路撒冷,这也是以色列首都的所在地。著名的3000年前犹太人的古墓群、哭墙(三大教圣地所在的位置)、苦路以及耶稣受难地都集中此城。目前的耶城自1967年以后获得了统一,今天它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近70万。它既回首过去,又展望未来,一面恢复古代遗址,一面又改进基础设施,兴建新街区。总统

府、议会、最高法院和政府各部门的都在这里。著名的哭墙分为男女两个区,相互不能混入,我们每位男士头带一顶代表犹太人的纸制小帽进入了位于哭墙左侧的犹太教堂,看着虔诚的教徒们手捧经书祈祷,身体随着颂经的声音有节奏地前后左右摇晃,很是虔诚与陶醉。一些人对着墙壁一手握着经书,一手挥舞着拳头,紧闭双眼,很痛苦地将头部撞向墙壁,就在即将碰壁的时候,突然又后仰身体,头部也随着远离了墙壁。据说犹太人会将自己想说的话写在纸条上,塞进墙壁的缝隙中,向神灵忏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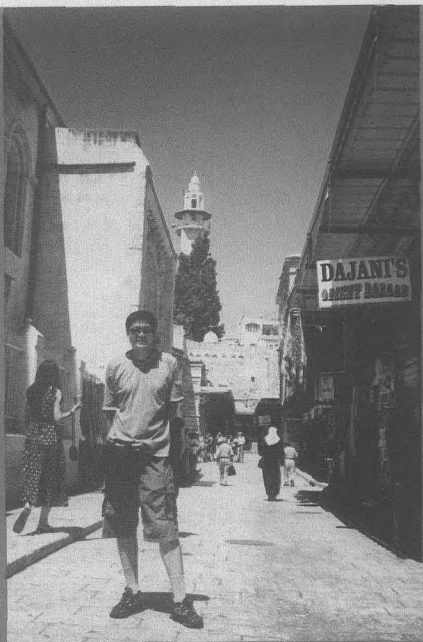
走出教堂看见哭墙外广场上聚了很多,我好奇地上前一看,见一父辈模样的人用一条很长、大约一厘米宽的黑色带子从少年的左腕部向上一圈一圈缠绕,周围的男女老少,不停的用希伯莱咏唱着。原来这是为少年举行成人仪式,据说信奉犹太教的家庭的孩子都要接受这种仪式,场面还是很严肃的。

美味的“糊沫司”与“YAFA”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糊沫司”是用什么植物制作的,不过它的美味我一直垂涎欲滴。它是一种白色酱,专门与一种类似新疆“馕”的饼一起食用,是一种佐餐的食品,也是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中东地区的代表性的食品。它的味道有点咸,又有点我从没品尝过的一种味道,就叫它“糊沫司”吧。在以色列期间,如果哪个餐食没有“糊沫司”,我就略带玩笑,但心里很认真地念叨“有糊沫司吗?”,那些漂亮的服务小姐都很奇怪,但很善意地摇摇头撇撇嘴,于是我就用希伯莱语加英文说:“不,不,靓女,我要糊沫司”。不过几乎没有得逞过。终于有一次,一个YAFA(靓女)端来一篮子饼和一盘糊沫司,我正得意地道谢,就听见她说:一美金。

死海与“YAFEI”

很多人都知道死海,躺在海面上可以看书。的确,任何一张床也不及它柔软,不过你想在没有外力帮助下翻身,那可就难了。自己的身体怎么也不听自己的,试了几次我都没能如愿。情急失手,忘了导游的教诲——千万不能将海水溅到脸上。





我用力一翻海水扑面而来，我的脸顿时像被无数把麦穗滑过一样疼痛难忍，在众人的帮助下，终于上岸，赶快用自来水冲脸。此时我们司机，一个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 YAFEI(帅哥)浑身抹满死海的黑泥，双手还捧着一大团黑泥，呲着白牙，瞪着很大的眼睛慢慢接近了我——结果可想而知，我索性接着下水，也在浑身上下抹满黑泥。奇怪的是，当把泥抹到身上后，就象胶一样的粘在身上，不用手撮就不会被水冲掉。

说到这个 YAFEI，也蛮有意思。我教它用中文说一到十，他念念有词，嘴里不停地“西、西、西”，我知道他是在念“十”，我教了他半天，他就记住一个“十”，还念成了“西”，不知是他笨还是我笨。导游说，一次接待一个中国代表团，也是这

个 YAFEI 开车，当中国客人得知，他会说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以及英语后感叹：“这在中国都是人才啊，在以色列也就能找到开车的工作”。其实，在很多类似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多种语言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需要。

快乐的城市埃拉特

位于以色列最南端，红海最北端的旅游城市埃拉特，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美丽海滨城市。这里你可以潜水，欣赏美丽的红海海底世界，你还可以遥望约旦、沙特以及埃及。晚上我们结伴漫步在海边夜市，喝着黑啤酒，很是悠闲自在。一位街头画家正为一位少女画像。站在一旁的母亲慈祥地看着女儿，一种幸福与满足洋溢在脸上。母亲告诉我们她是从美国回来的犹太人。当她听说我们来自北京时，一种向往的目光望着我们，老人告诉我们中国是她一直向往的旅游地，但是不知何时能够前往，老人还说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都希望有一天到中国看看，她还知道中国人对犹太人很亲切，很友好。此时，广场聚集很多人，他们围成圆圈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那位母亲说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以色列

人。他们的生活或许不稳定，但他们的态度积极向上，他们的激情永远在燃烧和释放。

赚了 75 美金

那段期间，我又去了开罗、浏览了埃及博物馆、金字塔、亚历山大。就在我兴高采烈回到特拉维夫时，我的行李丢了。已是午夜了，我有点急了，这时一位年轻的犹太人对我说：“年轻人，不要生气，如果你态度不好，大家不会用心帮你的”。于是我心平气和地在导游小姐的帮助下，填好登记单，很快发给我 75 美金。一问才知道这是航空公司给我买衣服和洗漱用品的，如果找到行李他们会立即送还给我，即便是我回国后。实在找不到了，我还能获得大约 400 美金的赔偿。没想到手续这么简单。我心想，还是找到吧，即使找到了行李，这 75 美金也不用还给航空公司。数天后回国时，我在机场保安的陪同下在行李房里发现了我的行李，除了被打开检查过，丝毫无损，连东西的位置都没有变化。原来不知哪位犹太仁兄拿错了行李，又送回机场。朋友们开玩笑说此次中东之行我赚了 75 美金。

(责任编辑：海曙)

